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第五十二回 名御史旌賢風世 悍妒婦怙惡乖倫

芝草何嘗有種？甘泉從古無源。靈秀偏生白屋，兇頑多出朱軒。
再觀張氏雙媛。

名曰婦姑夫婦，實為寇敵仇冤。請看薛家素姐，

再說狄希陳自從與孫蘭姬相會之後，將丟掉之相思從新拾起。若是少年夫婦，琴瑟調和，女貌郎才，如魚得水，那孫蘭姬就鎮日轟在面前，也未免日疏日遠。爭奈那薛素姐雖有觀音之貌，一團羅剎之心。狄希陳雖有丈夫之名，時懷鬼見閻王之懼，遇著孫蘭姬這一個窈窕佳人，留連愛惜，怎怪得不掛肚牽腸！將他送的那雙眠鞋，叫裁縫做了一個小白綾面月白絹裡包袱，將鞋包了，每日或放在袖內，或藏在腰間，但遇閒暇之時，無人之所，就拿出來，再三把玩，必定就要短歎長吁，再略緊緊，就要腮邊落淚。

那孫蘭姬送的汗巾合那挑牙，狄希陳每日袖著。一日，素姐看見，說道：「你這是誰的汗巾？拿來我看！」狄希陳連忙把汗巾藏放袖內，說道：「脫不了是我每日使的個舊汗巾，你看他則甚？」素姐說：「怎麼？我看你一塊子去了麼？我只是要看！」狄希陳沒可奈何，只得從袖中取將出來。素姐接到手內，把汗巾展開，將那金挑牙也拿在手內看了一看，說道：「你實說，這是誰的？你要拿瞎話支吾，我攪亂的你狄家九祖不得昇天！我情知合你活不成！」

狄希陳唬的那臉蠟滓似的焦黃，戰戰的打牙巴骨，回不上話來。素姐見他這等腔巴骨子，動了疑心，越發逼拷。狄希陳回說：「我的汗巾放在娘的屋裡，娘把我的不見了，這是咱娘的汗巾，賠了我的，你查考待怎麼？」素姐說：「你多管不見汗巾？多管賠你的？我怎麼就不知道？你怎麼就不合我說？你這瞎話哄我！」把那汗巾捲了一捲，就待往火爐裡丟。狄希陳說道：「這是娘的汗巾子，等尋著了我的，還要換回去哩，你別要燒了！」向素姐手內去奪。素姐伸出那尖刀獸爪，在狄希陳脖子上撻了三道二分深五寸長的血口，鮮血淋漓。狄希陳忍了疼，幸得把那汗巾奪到手內。素姐將狄希陳扭肩膀、擰大腿、掏胳膊、打嘴巴，七十二般非刑，般般演試，拷逼得狄希陳叫菩薩，叫親娘。

哄動了老狄婆子，聽得甚詳，知得甚切，料透了其中情切，外邊叫道：「小陳哥，你拿我的汗巾子來！我叫你不見了汗巾子，拿了我的去，叫人胡說白道的！」素姐屋裡說道：「好！該替他承認！我沒見娘母子的汗巾送給兒做表記！」狄婆子道：「你休要撒騷放屁的尋我第二頓鞭子！」狄婆子發起狠來。這素姐雖是口裡還強，說到那鞭子的跟前，追想那遭的滋味，也未免軟了一半。這狄希陳虧不盡母親出了一股救兵，不致陷在柳州城裡。

誰知狄希陳脫了天雷，又遭霹靂。老狄婆子悄悄的背後審問他的真情。他只伸著個頭，甚麼是答應。氣的老狄婆子說道：「這們皮賊是的，怎麼怪的媳婦子打！」狠的把手在狄希陳臉上指了兩指，說道：「這要是你爹這們『乜謝地寧頭』，我也要打！」狄希陳站了會子，始終沒說，去了。素姐在屋裡家反宅亂的鬼吵。

狄希陳又要收拾上京坐監，置辦衣裳，整頓行李。狄員外不放心教他自去，要自己同他上京。選下了日子，要同狄希陳往關帝君廟許一願心，望路上往回保護。狄員外起來梳洗已畢，去喚，狄希陳還正在南柯做夢，聽見父親喚他，想起要到廟中許願，匆匆起來，連忙穿衣梳洗，跟了父親同往關廟，許了願心。忽然想起孫蘭姬的眠鞋，因起來忙迫，遺在牀裡邊褥子底下，不曾帶在身邊，恐怕被素姐簡搜得著，這與那汗巾又不相同，無可推托，其禍不小。面上失了顏色，身上吊了魂靈，兩步趨成一步，撇了父親，一頭奔到房內。

誰知素姐到還不曾搜得，正在那裡洗臉。狄希陳止該相機而行，待時而動，等他或是回頭，或是轉背，有多少的東西弄不到腰裡？誰知那心慌膽怯了的人，另是一個張智。人都不曉得這個訣竅，只說那番子手慣會拿賊；卻不知那番子手拿賊的聲名久聞於外，那賊一見了他，自己先失魂喪智，舉止獐徨，這有甚麼難認？那狄希陳心裡先有了這件虧心的事，日夜懷著鬼胎，惟恐素姐得了真贓，禍機不測，他就合那「失了元寶在馮商客店裡」的一般，沒魂失措，也不管素姐見與不見，跑進房來，走到牀上，從牀裡褥子底下見了那個白綾小包依舊還在，就如得了命的一般，也不管素姐停住了洗臉，呆呆的站住了看他，他卻將那包兒填在褲襠裡面，奪門而出。

素姐攔住房門，舉起右手望著狄希陳左邊腮頰盡力一掌，打了呼餅似的一個扭紫帶青的傷痕；又將左手在狄希陳脖子上一叉，把狄希陳仰面朝天，叉了個「東坦坦腹」；口裡還說：「你是甚麼？你敢不與我看！我敢這一會子立劈了你！」狄希陳還待支吾，素姐跑到跟前，從腰間抽開他的褲子，掏出那個包來。素姐手裡捏了兩捏，說道：「古怪！這軟骨農的是甚麼東西？」旋即解將開來，卻是一件物事。有首《西江月》單道這件東西：

絳色紅綢作面，裡加白段為幫，絨氈裁底軟如棉，鎖口翠藍絲線。

猛著蓮彎窄短，細觀筍末尖纖，嫦娥換著晚登壇，閤在吳剛肩上。

素姐紫漲了面皮，睜圓了怪眼，稱說：「怪道你撞見了番子手似的！原來又把你娘的睡鞋拿得來了！這要你娘知道，說甚麼？不合那汗巾子似的，又說是他的！小玉蘭，你把這鞋拿給他的娘看去，你說：「你多管不見了他的鞋，又賠了他這鞋了？」你要不這們說，我打至你那嘴！」小玉蘭道：「我這們說，奶奶找我可哩。」素姐叫喚著說道：「他為甚麼就打你？他使了幾個錢買的你，他打你！」小玉蘭說：「姑娘哄我哩，我奶奶沒打姑娘呀？」素姐自己拿著那鞋，撓著頭，叉著褲，走到狄婆子門口，把鞋往屋裡一撩，口裡說道：「這又是你賠他的鞋？這不是？你看！一定是合汗巾子一日賠的！」狄婆子叫丫頭抬起來，接在手裡，仔細看了看，說道：「這不知是那個養漢老婆的鞋，你叫他休胡說！」素姐道：「汗巾子說是你的，鞋又是養漢老婆的了！一件虛，百件虛；一件實，百件實！是養漢老婆的，都是養漢老婆的；是你的，都是你的！這鞋又不認了？」

素姐這高聲發落，雖是隔著一個院落，狄老婆子句句聽得甚真。他又口裡罵著婆婆，比較那狄希陳，就象禁子臨晚點賊的一般，逼拷的鬼哭狼號。狄婆子聽見，疼的那柔腸象刀攪一樣，說道：「小陳哥，他沒的捆著你哩？你奪門跑不出來麼？」狄希陳說：「娘來看看不的麼？我怎麼跑呀？」狄員外道：「你看他看去，把個孩子怎麼樣處制著哩。有這們混帳孩子！死心蹋地的受他折墮哩！」老狄婆子悄悄說道：「你知不道：我也就數是天下第一第二的老婆子，天下沒有該我怕的。我只見了他，口裡妝做好漢，強著說話，這身上不由的寒毛支煞，心裡怯怯的。」

正說著，又聽見狄希陳怪叫喚說：「娘！你不快來救我麼？」老狄婆子只得走進房去，只見一根桃紅蠶帶，一頭拴著牀腳，一頭拴著狄希陳的腿；素姐拿著兩個納鞋底的大針，望著狄希陳審問一會，使針紮刺一會，叫他抬稱。狄婆子見了，望著狄希陳臉上使唾沫啐了一口，說道：「呸！見世報忘八羔子！做了強盜麼？受人這們逼拷！嫖來！是養漢老婆的鞋！漢子嫖老婆犯法麼？」一邊拿過桌上的剪子，把那根蠶帶攔腰剪斷，往外推著狄希陳說道：「沒帳！咱還有幾頃地哩，我賣兩頃你嫖，問不出這針踪的罪來！」素姐指著狄希陳道：「你只敢出去！你要挪一步兒，我改了姓薛，不是薛振桶下來的閨女！」

狄希陳站著，甚麼是敢動！氣的狄婆子掙掙的，掐著脖子，往外只一搯。素姐還連聲說道：「你敢去！你敢去，你就再不消進來！」狄希陳雖被他娘推在房門之外，靠了門框，就如使了定身法的一般，敢移一步麼？狄婆子拉著他的手說道：「你去！由他！破著我的老命合他對了！活到一百待殺肉吃哩！」這狄希陳走一步，回一回頭，戀戀不捨，甚麼是肯與他娘爭點氣兒！

素姐見狄希陳教他娘拉的了，也不免的「張天師忘了咒，符也不靈了」，罵道：「這樣有老子生沒老子管的東西，我待不見哩！一個孩子，任著他養女弔婦的，弄的那鬼，說那踢天弄井待怎麼！又沒瞎了眼，又沒聾著耳朵，憑著他，不管一管兒！別人看拉不上，管管兒，還說不是！要是那會做大的們的，還該說：『這兒大不由爺的種子，虧不盡得了這媳婦子的濟。這要不是他，誰是管得他的？』說這們句公道話，人也甘心；是不是護在頭裡！生生的拿著養漢老婆的汗巾子，我查查查，認了說是他的，連個

養漢老婆也就情願認在自家身上哩！這要不是雙小鞋，他要只穿的下大拇指頭去，他待不說是他的哩麼？兒乾的這歪營生，都攬在身上；到明日，閨女屋裡拿出孤老來，待不也說是自家哩？『槽頭買馬看母子』，這們娘母子也生的出好東西來哩？『我還有好幾頃地哩，賣兩頃給他嫖！』你能有幾頃地？能賣幾個兩頃？只怕沒的賣了，這兩把老骨拾還叫他撒了哩！小冬子要不早娶了巧妮子去，只怕賣了妹子嫖了也是不可知的！你奪了他去呀怎麼？日子樹葉兒似的多哩，只別撞在我手裡！我可不要零碎使針戳他哩，我可一下子是一下子的！我沒見天下餓殺了多少寡婦老婆，我還不守他娘那扶寡哩！」

素姐這大發小發，老狄婆子那一句不曾聽見？氣的象癩哈蟆一般，咕咕兒的咽氣，只說：「我要這命換鹽吃麼？我合他對了罷！」狄員外只說：「你好鞋不踏臭屎，你只當他心風了，你理他做甚麼？虧了李姑子親口對著你說的，這要對著別人說，你也不信。你氣的這們等的，咱可怎麼樣？」狄婆子道：「咱千萬是為孩子。看來這孩子在他手裡象後娘似的也逃不出命來！」狄員外道：「這眼下待不往京去哩？且教他躲一日是一日的打哩。天老爺可憐見小陳哥，還完了他那些棒債，他好了也不可知的。」

從此一日狄希陳就沒敢往他屋裡去，都在他娘的外間裡睡，只恐怕素姐還象那一遭似的暗來放火，爺兒三個輪著醒了防他。還怕他等爺兒們去了有甚惡意，狄員外又到關帝廟裡求了一簽。那簽上說道：

憶昔蘭房分半釵，而今忽把信音乖。癡心指望成連理，到底誰知事不諧。

狄員外雖是求了聖簽，又解不出是甚意味，好生捺捺不下。素姐又在屋裡不住口的咒念，狄員外兩口子只推不曾聽見，收拾行李停妥，單等吉日起身。薛教授先兩日前治了肴饌，擺了桌盒，同了兩個兒子來與狄員外爺兒兩個送行。素姐知道，就罵他爹，說他爹是老忘八，老燒骨拾的，把個女兒推在火坑裡，瞎了眼，尋這們個女婿，還虧他有臉往這裡來。狄員外又只推聽不見，慌忙叫人掃地，擺桌子，定菜接待。薛教授爺兒三個吃過茶，薛如兼進去後邊見了丈母，都沒往後邊去看素姐，外邊上了坐，坐到掌燈時分，散了。

次日，狄員外還叫狄希陳去辭他丈母丈人。狄希陳到了薛家，薛教授會裡去了，止見了薛夫人，叫薛如兼弟兄兩個留狄希陳吃飯。狄希陳把汗巾睡鞋的事從頭對著兩個舅子告訴，把素姐打罵的事情也對兩個舅子說了。薛如兼說：「這是你前生遭際，沒奈何，忍受罷了。昨日送盒子的去，說他連爹都罵了，這不待中心風麼？不然，俺為甚麼不到後頭看看？」你說我應的，吃了酒飯，狄希陳辭了回家。

過了一宿，清早起來，吃了飯，備完了行李，同了狄員外，辭了家堂合老狄婆子，待要起身。狄員外叫狄希陳：「進屋裡跟你媳婦兒說聲。」狄希陳果然往屋裡對素姐作了一個揖，說道：「我合爹起身哩。」素姐身也沒動，說道：「你這是辭了路，再不回頭了。要是撞見強人，割了一千塊子，你必的托個連夢與我，我好穿著大紅嫁人家！」狄希陳聽他咒罵，眉也沒敢皺一皺，出來了。卻好薛教授爺兒們都來看送起身，又送了三兩贖儀，作別起身。同去的是狄賓梁、狄希陳、狄周、尤廚子四個。

不說狄希陳上京坐監。卻說薛夫人次日要接素姐回家，薛教授道：「你接這禍害來家待怎麼？」薛夫人道：「你好平心！既知他是禍害，只該教別人受他的麼？女婿又沒在家裡，接了他回來好。」薛教授道：「你教他回來，只別教他見我！」龍氏聽見，罵說：「賊老狠天殺的！我待不看他哩！」薛教授問說：「姓龍的說甚麼？」薛夫人道：「他沒說甚麼。」混過去了。差了薛三槐娘子接了素姐，跟了小玉蘭回家。到了背地裡，小玉蘭把狄希陳那汗巾子合鞋的事從頭告訴，又說素姐拿著納底的針渾身戳他姐夫，拿帶子拴著腿，又不許他跑了。又說俺奶奶到明日閨女屋裡拿出孤老來也認是自家的。薛夫人聽的氣的要死火勢，只不教薛教授知道。

過了兩日，薛夫人因狄員外合女婿不在，治了酒席，去看望狄婆子，只自己去了，也沒教素姐同去。兩親家婆合巧姐，請了妹子崔近塘娘子來陪，倒喜歡，說笑了一日。狄婆子也沒對著提素姐一個字，管待的薛夫人去了。崔近塘娘子沒往家去。

再說這明水村裡有一個老學究，號是張養衝，兩個兒子，兩房媳婦，家中也聊且過的，兒子合媳婦都肯孝順，鄉里中也甚是稱揚。張養衝得病臥牀，兩個兒子外邊迎醫問卜，許願求神；兩個媳婦在家煎茶熬藥，遞飯烹湯，服事了兩三個月，絕無抱怨之心。張養衝死了，盡了貧家的力量，備了喪儀，出過了殯。這兩個兒子，一個在家中照管個客店，一個在田中照管幾畝莊田，單著兩個媳婦在家管顧婆婆。若是這妯娌兩個也象別人家唆漢子纂舌頭，攪家合氣，你就每日三牲五鼎，錦繡綾羅，供養那婆婆，那老人家心裡不自在，說那衣裳齊整，飲食豐腴，成何事幹？偏是這妯娌兩個，一個叫是楊四姑，一個叫是王三姐，本是兩家異姓，偶合將來，說那一奶同胞的姊妹，更是不同，你恭我敬，戮力同心，立紀把家，守苦做活，已是叫公婆甚為歡喜；再兼之兒子孝順，這公婆豈不就是神仙？因公公亡故，婆婆剩下孤身，這兩房媳婦輪流在婆婆房中作伴，每人十日，週而復始。冬裡與婆婆烘被窩、烤衣服、篋頭修腳、拿蝨子、捉臭蟲，走動攙扶，坐臥看視；夏裡抹席掃牀，驅蚊打扇，曲盡其誠。自己也有二畝多的稻地，遇著收成，一年也有二石大米；兩個媳婦自己上碾，碾得那米極其精細，單與翁婆食用。稻池有魚；每年園裡也養三四個豬，冬裡做了醃臘；自己醃的鴨蛋，抱的雞雛。兩個老人家雖是貧生夫婦，竟是文王手下食肉的耆民。凡遇磨麥，先將上號的白面留起來，另與公婆食用。妯娌兩個，每人偷了工夫喂蠶；每年或伙織生絹三匹，或各織兩匹，穿著得公婆雖無紗羅綢段穿在身上，又通似文王手裡衣帛的老人。後來兩個媳婦侍奉婆婆更是用心加意。後來婆婆得了老病，不能動履，穿衣喂飯，纏腳洗臉，梳頭解手，通是這兩個媳婦料理嬰兒的一般。婆婆的老病漸次沉重，飯食減少，妯娌兩個商議，說要割股療親，可以回生起死。妯娌兩個吃了素，禱告了天地，許了冬日穿單，長齋念佛，每人俱在左股上割下一塊肉來，合攏作了一碗羹湯，瞞了婆婆，只說是豬肉。婆婆吃在肚內，覺得鮮美有味，開了胃口，漸漸吃得飯下；雖然不能起牀，從新又活了一年零八個月，直至七十八歲身亡。這兒子媳婦倒不象婆婆是壽命考終，恰象是誰屈死了他的一般，哭得個發昏致命。

一個按院姓馮名禮會，巡歷將完，例應保舉那孝子順孫、義夫節婦。他說這四樣人原是天地間的靈根正氣，復命表揚，原為扶植綱常，振起名教，鼓舞庸愚。近來世道沒有了清議，人心沒有了是非，把這四樣真人都被那些無非無刺的鄉願、有錢有力的勢要、作姦犯法的衙胥、罵街撒潑的歪拉占定了朝廷的懿典，玷辱了朝廷的名器。他行了文書下去，他說：「這四樣人不要在勢宦富貴之家尋覓。一來，這富貴的人，凡百俱求無不得，只少一個美名，極力夤緣，不難幸致；第二件，這富貴之家，孝順節義，處在這等順境，這四件是他應為之事，行得這四件方才叫得是人，這四件事做不來，便不是人了。惟是那耳目不曾聞見詩書，處的俱是那窮愁拂鬱的逆境，不為習俗所移，不為貧窮所詘，出乎其類，拔乎其萃，有能孝親順祖，易色殉夫，這方是真正孝子順孫、義夫節婦，方可上疏舉他。」

既是一個按院要著實舉行，這諸司也不敢不奉行惟力，節次行將下來。當不得那末流之會，也無甚奇節異行之人。這張大、張二也將就當得起個孝子，這楊氏、王氏也庶幾稱得起個孝婦。街鄰公舉，里約咸推，開報了上去。考察了下來，再那裡還有出其右者！縣裡具文回府，府裡具文回道，學道詳了按台，按台上了本。旨意下了禮部，禮部覆過了疏，奉了旨，將張大名喚張其猷並妻楊氏，張二名喚張其美並妻王氏，俱著撫按建坊旌表，每人歲給穀三石，布二匹，綿花六斤為常，直待終身而後已。

按院奉了旨意勘合，行到繡江縣來。依了旨意，原該建兩個牌坊才是。縣裡說張其猷、張其美原是同胞兄弟，這楊氏、王氏又是嫡親妯娌，希圖省事，只蓋一座牌坊，列了男婦四個名字。不料按院鄭重其事，復行該縣，務要遵旨各自建坊，興工動土，豎柱上樑，俱要縣官自己親臨，不得止令衙役苟且完事。於是縣官仰承上司的美意，在通衢鬧市所在，選擇了地基，備辦磚石，採取木料，鳩撥匠人，擇了吉日起工。縣官親來破土，又親自上樑。這明水離縣治四十里路，一個縣官親臨其地，就如天神下降一般，轟動了闔鎮士夫，奔走盡滿村百姓，地方除道搭棚，鄉約鋪氈結彩。

明水鎮住的鄉紳、舉監、秀才、耆老都穿了吉服衣巾，先在興工處所迎接陪奉縣官。張其猷、張其美都奉旨給了孝子衣巾，儒巾皂服，甚是軒昂。須臾，縣官將到，鼓樂齊鳴，彩旗揚拽。縣官下了轎，就了拜氈，禮生贊拜行禮；禮畢，移就棚內，與眾紳衿士民相見。張其猷兄弟庭參致謝，縣官相待殊優。此日不特本鎮的男女傾國而觀，就是一二十里鄰莊婦女，沒有一個不癩癩歪歪，

短短長長，都來聚觀盛事。真是致得那些漢子老婆，有平日不孝忤逆父母頂觸公婆的，鼓動善心，立心更要學好；就是有那不聽父母教訓、私妻向子的頑民，不知公姑名分、毆公罵婆的悍婦，再沒有不思痛改前非，立心學好。所以這做官的人要百姓移風易俗，去惡歸良，合在那鼓舞感化。

薛教授那日，雖是個流寓鄉宦，也穿了吉服，俱在有事之中，看得這般盛舉，又見沒有不來看的婦人，且是這建坊的所在，正是相棟宇的門前，連忙差薛三省回家，叫請薛夫人同了素姐同薛如卞娘子連氏，都到相家看那建坊的齊整。薛夫人道：「這人家蓋座牌坊，有甚好看？卻教帶了少女嫩婦的往人家去呢！蓋什麼牌坊，轟動得這們等的？」薛三省說：「是張相公的兩個兒舉了孝子；兩個媳婦為他婆婆病割股救治，都舉了孝婦；奉了朝廷旨意，叫官與他蓋造牌坊哩。」薛夫人會得薛教授的主意，遂改口說道：「素姐，你快收拾。咱娘兒三個都看看來。」素姐說：「你兩個去，我是不去的。」薛夫人道：「你爹敬意教人來接咱，咱為甚麼不去？」素姐說：「這意思來混我麼！我伶俐多著哩！我也做不成那孝婦，我也看不了那牌坊；我就有肉，情知割給狗吃，我也做不成那股湯！精扯燥淡！」佯佯不理，走開去了。

薛教授回家，問那不去的緣故，薛夫人把素姐的話學了一遍。薛教授長歎一聲，點了兩點頭，往屋裡去了。龍氏在傍說道：「這沒要緊的話，不對他學也罷了，緊仔唆拉他不上，又挑頭子。」薛夫人道：「這怎麼是挑頭子？唆拉他不上，誰怎麼他來？怪不的說你教壞了孩子呢！」薛教授正沒好氣，瞪著一雙眼，走出房來。龍氏抬頭看了一眼，見不是風犯，低著頭，縮著肩膀，往廚屋只一鑽。薛教授瞪了一會子眼，說道：「便宜這私窠子！踢頓腳給他好來！」

如此看將起來，素姐明知故為，逆姑毆婿，顯是前生冤業。只怕後來還不止此，且等別回再說。